

赓续乡村历史文脉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建筑遗产

山东大学教授 姜波

建筑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城镇及其代表性建筑物，具有极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堪称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之作。

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园林、丽江古城、泉州古港和北京中轴线，地域不同、风格各异。

平遥古城规矩方正、街巷平直，是中国北方内陆城市的典型样板；苏州园林写意山水、水土相宜，是江南雅韵式南方城市的风格特征；丽江古城多民族共存，是极具文化多样性特色的边陲城镇；刚刚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中轴布局、方正对称，是东方

儒家礼制传统下的城市典范。

历史城镇是人类生存智慧的见证。在20世纪的城市化浪潮中，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好历史城镇及其建筑遗产，是颇具挑战性的热点话题。中国古代历史城镇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承载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记忆，彰显了东方文化的独特底蕴，值得我们去珍视、保护和传承。

在这些珍贵的遗产面前，我们应保持谦卑和敬畏的心态，借鉴历史遗产的传统智慧，遵循科学严谨的原则和理念，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维系历史城镇和建筑遗产的生命和灵魂，为子孙后代保护和传承好中华民族的民族记忆和优秀传统。

厚植家国文化情怀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杜晓帆

乡村遗产是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由当地居民通过生产、生活实践，持续作用于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的文化遗产，包含田地、山川、建筑、植被等物质景观，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知识、生活智慧等无形要素。

我国乡村地域广阔，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在不同生态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乡村聚落，见证了个人、社区、社会、国家之间的历史互动，呈现出多样的景观特征和遗产价值。与已经停止变化或失去原有功能的遗产不同，乡村遗产仍然具有很强的活态属性。直至今日，一些乡村的社区成员出于血缘、地缘、价值观的需要，积极

参与保护修复祠堂、祖厝、山川林泽等建筑和景观，在延续传统习俗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

在当下乡村遗产保护实践中，也要注意延续遗产的原始功能、维护人与遗产的文化关联。

我们应将乡村遗产保护视为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契机，将其视为增强文化自信、保持区域特征、塑造共同身份的源泉，通过挖掘阐释我国乡村遗产在生活方式、生态智慧、生存哲学、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价值，激发乡村社区和社会层面保护传承乡村遗产的动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传统智慧资源。

多元主体协作 保护利用好古村古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吴惠芳

古村古建是乡村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它镌刻着农业发展历史印记，是农村文化习俗和农民生活场景的集中体现，更是乡村精神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古村古建保护利用，是农耕文明优秀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古村古建保护与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农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针对古村古建的不同特点价值，应采取分类保护与利用的策略。对于公共属性较强的，应注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乡风民俗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发光发亮。对于市场价值突出的，

应挖掘其社会、情感和经济价值，发展乡村旅游，实现文化资源向市场资源的转化。

在古村古建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应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建立公平的收益机制，提高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二是守住“人”这一根本维度，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和智慧。

古村古建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分类保护与利用等原则，才能让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更绚丽的光彩，为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贡献。

深挖文物价值 做好保护利用

吉林大学学位办公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副院长 段天琛

如何让文物更好地赓续历史文脉？重点在于怎样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一是“文物的有效保护”理念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准则。“文物的有效保护”，对象是“文物”，关键是“有效”，核心是“保护”。

二是有效保护前提下的文物有效利用。文物利用始终都是关系到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理念扎根公众的重要命题。

广袤乡村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遗产保护和利用，不仅是关乎传承

中华文化的根脉、魂魄和乡愁的重大课题，也是在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更加焕发中国魅力、更好传承中国传统、更能体现中国优势，让城乡人民进一步增强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任务。

应当以多元有活力的经济样态，支撑传统村落的繁荣发展；以有效且重传承的保护措施，保障传统村落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站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高度上，深挖文物价值，做好保护利用，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

中国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活态传承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胡彬彬

保护好中国传统村落，就是保护好中华文明的活态历史。中国传统村落作为活态文化的传承载体，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功不可没，是特殊的文化遗产。它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民族风情。

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就是在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保护我们历史文化的“根”与“源”。

对传统村落要确立并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突出整体保护，要将与传统建筑相辅相成的道路、水系等，构成有机整体的山林、田地等，尤

其原住民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精神信仰等活态文化，纳入到保护规划之中。

传统村落的文化构成，本来就处于不断变化、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与“活态”文化保护，应始终摆在传统村落保护的首位。“活态”文化依赖于人而存在，要留住传统村落中的人，就要有适宜于当地乡情的产业。所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于传统村落文化的活态保护，至关重要。有“活态”保护，传统村落才不至于成为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标本”。

保护古村古建 赓续历史文脉

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宋洋洋

承载乡村历史风貌与文化脉络的传统村落与建筑，其保护利用重点在于系统构建包括文脉挖掘、村落保护、产业提升等在内的完整生态。

特色文化“赋魂”。深挖传统村落的文化底蕴，保护、展现其独特地域文化元素。赋予传统村落以崭新内涵，让文化遗产不仅成为历史的见证，更成为滋养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力量。

文化人才“赋智”。推进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支持在地产业与文化发展。进一步发挥高校科研机构力量，探索推广与村民精准结对服务模式，提升村民艺术鉴赏能力与实践技

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文化自信的双重提升。

公共空间“赋业”。因地制宜建设产业公共空间和文化公共空间，是传统村落焕发新发展的“棋眼”。通过盘活农舍、田园、山林等场所，引进新兴业态，营建乡村会客厅等，实现乡村历史空间、文化故事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

数字技术“赋新”。5G网络、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拓宽并革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范式与手段。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我们拥有更多元、高效的途径讲述传统村落的文化故事。

践行“千万工程”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山西大学乡村振兴评估中心教授 慕良泽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近年来，山西省高平市在古村古建活化利用过程中，积极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在发展理念上，坚持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着力打造古村古建资源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良性互促机制。

在工作方法上，规划先行，启动示范创建，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实现以点带面，以全域旅游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推进机制上，基层政府做好规划引领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涉及古村古建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村集体经济。在明晰产权主体和丰富经营主体的基础上，让市场在村庄特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同时，鼓励村集体参与、群众参与和社会参与，实现古村古建的共建共治共享。政府推进机制、市场推进机制、社会推进机制相互协同，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乡村振兴格局。

融合数字科技 传承文化遗产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 孙佳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数字科技、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敦煌壁画、故宫古建筑到北京中轴线，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成效显著。如今广大青少年群体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坚实拥趸，不断自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保护利用古村古建，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进行数字化保存，实现全息存储、数字赋能和线下保护，形成贯通线上线下的数智文旅新场景。

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已进入新阶段，直播、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保护利用古村古建，应与受广大青少年欢迎的各种新型文化业态有机结合，充分吸收近年来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经验，比如对古村古建开展拟人化、IP化的经营运营，跳出过去相对固定、静态、单一的陈列展示，转变为可看、可听、可感的动态传播，进而有效激发其文化和旅游发展潜能，让保护利用、活态传承实现“叫好又叫座”，最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依托历史文化底蕴 探索乡村发展新路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规划科研部主任 李长盈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名村，湖北省宣恩县彭家寨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依托历史文化底蕴，积极探索创新，走出一条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在产业发展方面，彭家寨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文物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提出“泛博物馆”概念，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在乡村建设方面，宣恩县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彭家寨实现土地规

模化经营和集体资产统一管理，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了作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

在乡村治理方面，彭家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引导支持乡村发展，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深入挖掘、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优化配置、协同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仍有广阔空间。

坚守初心使命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山西鹏飞集团文旅事业部总经理 程钢

古村古建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鹏飞集团文旅事业部负责运营管理的湘峪古堡和柳氏民居两处古村古建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我们始终将古村古建保护置于首位，坚持“科学规划、精细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力求在尊重历史、保护原貌的基

础上，让古老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机。

我们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如数字化记录、智能化监测等，确保每一处古建筑得到精准有效保护。以湘峪古堡、柳氏民居等为例，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展览和研学项目，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在推动古村

古建保护与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我们注重整体规划、统筹协调，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改善了古村古建周边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条件。

展望未来，鹏飞集团文旅事业部将继续坚守初心使命，深化古村古建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读懂古建魅力 加强保护能力

《映像》杂志副主编 王芳

作为一名作家，我多次写过山西古建筑。作为一名编辑，在《映像》杂志编辑过程中，因为杂志定位，我们也策划过许多古村古建相关选题。

这些年我走过山西的多数古建筑，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

古建筑最炫目的美，莫过于光影中飞檐的剪影，这剪影具有永恒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半城车马为君来，交织出不一样的风情。

对古建筑的保护，不能局限于古建筑本身，还要包括壁画、雕塑等。对古建筑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专业术语的介绍上，还要重点关注

古建筑本身的历史信息、古建筑背后的故事、建筑与时代的关系、建筑史的传承、中西建筑的对比等。让游客通过亲身游历，感知山西古建筑的魅力不仅在于形制，更体现在其对文明的赓续，从而对古建筑了解到喜爱，让古建筑旅游真正“热起来”。

致力于古建筑修复与文化传承

山西华夏营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苟建

山西作为文物大省，拥有大量珍贵古村古建，它们反映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古建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修复过程中，我们注重挖掘和传承当地建筑的地域特点及其特色工艺、技艺。坚持尊重原貌与科学修复的原则，采用保养维护、抢险加固等多

种修缮措施，确保建筑的原貌和风貌得以保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华夏营造集团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作创建的钢结构研发中心，将传统与现代材料相结合，充分展现了传统建筑的时代特征，以全新的视角诠释了古今之美。

此外，我们参与的多个修复项目，如运城盐湖区常平村平常街、太原市钟楼街修复项目等，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尊重历史、科学修复、保护利用，注重传承与创新，我们成功地克服了修复过程中的多重挑战，为古建筑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新的道路。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时代创新的实践。河南卫视将文物保护利用的理念融入节目内容，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

创作层面上，节目利用新技术和新创意赋予古村古建以故事感和存在感，打造强势IP，延伸文化产业链

条。价值层面上，节目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使其更具象地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现代文化娱乐节目中，平衡创新与传统的关键在于坚定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同频共振，并利用科技和创意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河南卫视的节目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

等，不仅强化了中华文明标识，也展示了如何将古村古建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相结合。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古村古建的保护与创造转化并行，以点带面形成系统的文化遗产视角，让中华文明标识发挥出更强大的文化属性和生命力。